

羽扬/著

M梦中人

YOU DUO YUAN ZOU DUO YUAN

有多远走多远

我们从儿时便开始追梦，追逐遥远而绚丽的未来，无情疾驶，过往岁月的苍白手术刀般切断你的这份，你也随即忘却了你曾拥有的那些理想。当你品味现实的时候，爱情是你最温馨的调味剂，正是它让你感受到温暖，在你眺望未来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理想的弥足珍贵，它是你生命中永恒的感动。

你在不经意间走进我的生活，我便再不能失去，你在我伴着我的梦想。我梦想着拥有整个世界，我梦想着把世界都拿来献给你。

有多远走多远

M梦中人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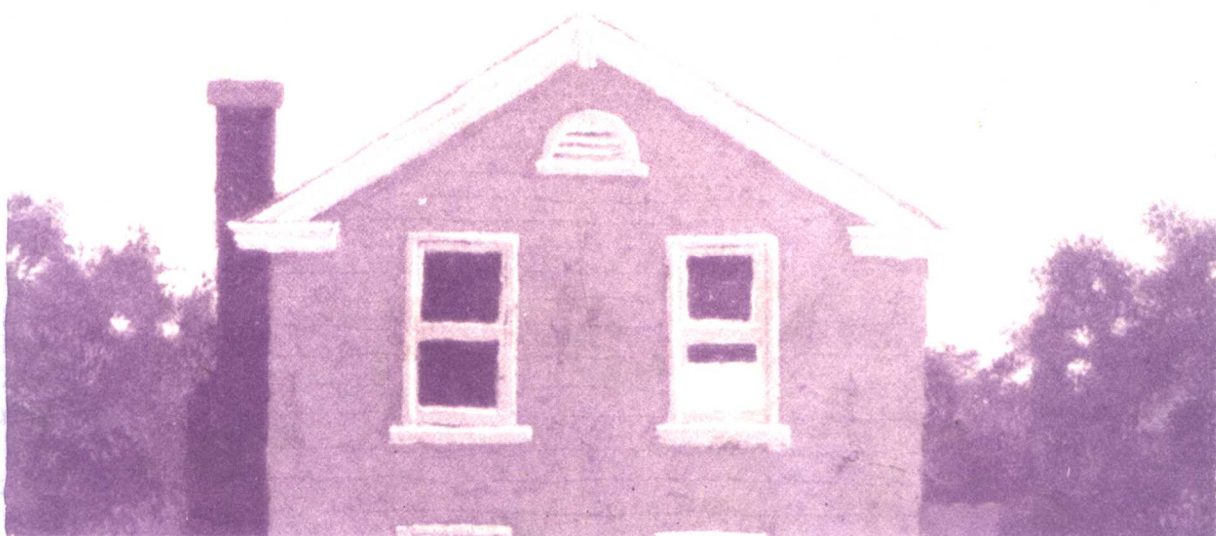


M梦中人 有多远走多远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我们从儿时便开始追梦，追逐遥远而绚丽的未来，但时间无情疾驶，过往岁月的苍白手术刀般切断你的这份遐想，你也随即忘却了你曾拥有的那些理想。当你品味现实生活的时候，爱情是你最温馨的调味剂，正是它让你感到现实的温暖；在你畅想未来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理想的弥足珍贵，它是你生命中永恒的感动。你在不经意间走进我的生活，我便再不能失去，你在我身边，伴着我的梦想，我梦想着拥有整个世界，我梦想着把整个世界都拿来献给你。

羽扬/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多远走多远 / 羽扬著. —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6. 1

ISBN 7-5008-3620-1

I. 有… II. 羽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2739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62350006(总编室)

(010)82075934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62045450 62005042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380 千字

印 张: 19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但时间
遐想
生活
现实
珍贵

身边
一个

羽扬，原名孟鑫，网名月影传说，男，原籍安徽省淮南市。不甘心在教室里耽误时光，初中刚毕业就参加了工作。在浙江、海南等地飘荡过几年，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，经历了不少挫折，但一直坚持着。近年来在“起点中文网”发表作品，埋藏已久的才华和灵感终于得到释放。此前的两部作品属于架空玄幻类小说，繁体版相继在台湾出版。《有多远走多远》是作者以现实为背景的幻想作品，讲述一个商界奇迹，也回味自己的过去。



001

“赵启明，你的成绩单……”

对着班主任郑老太太读完模拟考试成绩后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，赵启明马上配合着低下头做羞愧状，这也不过是表面上给班主任个面子而已，毕竟她除了啰嗦点人还是不错的。

赵启明这家伙是淮南市第三中学高三（4）班的学生，“这孩子聪明是聪明，只是没把精力用在学习上，成天也不见他搞什么小动作，可成绩就是上不去……不过只要肯努力，将来一定能考个好学校！”从开始上学起，当着他父母的面说过这种话的老师只怕不止一打了。

这话头几次听着还有点感动，听多了以后也就没什么感觉。

赵启明的脑子一向比较好使，成天喜欢瞎琢磨，从小到大，所有的老师对他的评价都是：正事干不来，歪门邪道是把好手。过去仗着小聪明，赵同学的成绩马马虎虎还算过得去，可是自从高三分科之后，他的成绩就开始呈直线下滑状。

“还有不到一年就高考了……”郑老太太又开始语重心长，赵启明一脸羞愧进入了走神状态，郑老太太的长篇大论传到耳边就被自动省略掉了。

终于撑到下课，班主任前脚刚迈出教室门，赵启明立刻换了张脸，懒洋洋地坐在板凳上，脑袋靠在墙边。

正背靠墙壁闭目养神，耳边突然“砰”地一声巨响，赵启明惊得浑身一颤。抬眼一看，是班里有名的胡雪怡，拿根桌腿用力砸在一位男同学的桌子上。那同学睡意正酣，差点给吓成神经错乱。

神游状态的赵启明一看有戏，立刻转脸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靠着，准备欣赏这场即将开始的战斗。胡雪怡相貌出众，但性格一贯难以捉摸，平时不太跟同学们来往。说具体点，即使她的长相是一流的，也没人能忍受她这种类似变态的性格超过三分钟。

“你神经病啊！！”那同学正巧也姓胡，叫胡传兵，外校转来不久的插班生。不过他性格直爽，个头不小，但人很厚道，很少和其他同学发生矛盾。

抬头一看是胡雪怡干的，他满腔怒火登时消了一半，不为别的，这位女同学平时的所作所为他是知道的，跟这种人计较，自己摆明了落不着什么好，打又打不得，骂又骂不过。胡传兵恨恨地瞪了她一眼，一脚踢开课桌，气呼呼地走出教室。

。切！真没劲！赵启明很是失望，胡传兵也真他妈不是男人，对这种泼妇居然也能忍。

他有气无力地站起来，无意中看见胡雪怡那张因为得意而神采飞扬的脸，赵启

100 800 YUAN 200 400 600 800 1000

明突然有种莫名的冲动。他向来不喜欢跟难相处的人打交道，和这个胡雪怡更是没打过交道。可就在这一抬眼的工夫，那张秀美而得意的面孔，让赵启明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浮气躁，满脸不屑地冲胡雪怡喊了一句：“喂！胡雪怡，除了欺负老实人，你还会干点别的吗？”他歪着脑袋重新坐下来，双肘架在两边的课桌上，一副懒洋洋的样子。

这句话出了口，自己也觉得纳闷，他也不知道一向喜欢低调的自己是哪根筋搭错了，居然招惹起别人来。

“我乐意怎么着，关你屁事！”胡雪怡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，把桌腿扔在一边。捉弄了胡传军，她正得意着，却被赵启明一句意料之外的话说得心里老大不爽。

“干点啥不好，像个母老虎一样人见人厌，何必呢！”赵启明仍然是那副懒洋洋的样子，还轻轻把腿跷到了桌子上。

“你……再说一遍？谁是母老虎？”胡雪怡一向最恨别人这么说自己，寒着脸喝道。

赵启明眼睛眨了眨，一脸的蔑视：“就是说你呢！又怎么着？”扫了胡雪怡一眼，干脆转过脸去不看她。

他话刚落音，胡雪怡冷不防抓起身边的凳子，隔着几排课桌就向他扔了过来。赵启明急忙直起身来，一抬手挡住，手臂一阵巨痛，让他倒抽了口凉气，凳子“咣”的一声落在了旁边的课桌上。

他握着手臂活动了一下，还好，除了又酸又痛倒没什么别的感觉。赵启明勉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咧着嘴笑道：“哟，妈的，你还真敢呀！”

“就砸你了！怎么样？”胡雪怡凳子刚出手就后悔了，真砸伤了人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但赵启明的笑容实在是招人恨，眼见这家伙没事，她胆子又大了起来。

赵启明自打升学到了这个班，两年多来跟胡雪怡最多只说过几句话，全班50多号人，大部分相处得都不错，只有胡雪怡是少数几个没打过交道的人。也难怪，以他的性格，跟这种人犯不着。

这会看着胡雪怡横眉冷对的表情，忽然觉得她还真有点意思，心里又动了动，笑道：“行，算你狠，总行了吧！”

他的笑容有个特点，嘴角总是微微歪向一边，一脸的吊儿郎当，这让胡雪怡看着就有气，旁边惟一能和胡雪怡谈得来的肖静拉了拉她：“算了，雪怡，咱们出去走走走吧！”

胡雪怡翻了赵启明一眼，和肖静一起走了。赵启明目送着她的背影，心中却有了一种微妙的感觉，滋味很特别，他还从没体验过。

整个下午的课间十分钟，赵启明都趴在桌子上装打瞌睡，时常偷看胡雪怡一眼，那小妮子倒跟没事人似的坦然自若。好不容易熬到放学，赵启明收拾好书包晃悠悠走出了教室，跟着放学的人流从自行车棚取出车子，慢慢往学校外面挤。

走到学校门口，看见陈致远和几个没正形的家伙蹲在校门外的花圃边上，不知

道又在打谁的主意。

“哥儿几个等谁呢？”赵启明远远地冲陈致远打了个招呼，这家伙穿着件时下最流行的夹克衫，怀里探出个刀把，看那副样子就知道准没好事。

陈致远歪着嘴角笑了笑：“二班有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昨天和我一兄弟过不去，我们找他聊聊。走你的吧！”他可不想让赵启明掺和进来，万一这家伙的朋友就不能不给他三分面子。摆出这么大阵势，回头要是没动手就收场，自己这个老大的在兄弟们面前可不大好看。

赵启明根本没打算答理这事，脚下更是一步没停：“我先走了，你们小心点儿，回头可别让校警抓着！”他知道今天有个家伙要挨刀子了。

陈致远斜了他一眼，鄙视地伸出了中指。在古老的1990年，这个若干年后非常流行的手势还没普及，他也不知是打哪儿学来的。

赵启明转脸走了，撂下一句话：“明天的事情可别忘了！”他知道陈致远是不会忘的，这牵涉到他们两人的利益，比打架砍人要实惠多了。

这个叫陈致远的坏孩子住在学校附近的闹市区，年纪不大，却跟校外一帮混街面的烂仔有交情，在学校里的名声一向狼藉。

他们俩的交情，始于陈致远的一次意外收获：

有一个比陈致远低一级的呆头鹅，居然蠢到不知道陈致远在学校里的大名，给他喜欢的女孩子写了份情书，结果这事让陈致远知道了。一天放学后，陈致远带几个兄弟抓住了这小子，呆头鹅是个老实人，吓得差点没跪下。陈致远瞪着眼甩手给了他几耳光，让他拿三百块钱了事，不然就送他到学校旁边的市一医院去爽几天。

三百块钱在当时可是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！一个穷学生，就是去卖血也来不及弄到这么多钱，这小子实在没有，又不愿意挨打，左右为难之下，提出了个条件：从自己集了多年的邮票中拿几套给陈致远抵账。

陈致远其实也就是想敲个几十块钱拉倒，也没想到这家伙的胆子比蚂蚁还小。他虽然不学无术，却也听说过有的邮票是比较值钱的。怎么说能拿到值钱的东西也总比一无所得要强，于是就答应了他。

第二天，这小子从家里拿了八套邮票给了陈致远，陈致远不知听谁说起赵启明玩邮票是内行，就找到了他。

当时赵启明只是知道本校有陈致远这么个恶人，却从来没打过交道，不过对方拿来的这几套邮票品相不错。陈致远随便开了个三百块的价钱，赵启明心里估了一下，解放后发行的几乎所有邮票当前的市场价他心里都有个数，这八套票少说也值四百多。

但生意这东西哪怕赚得再多也不能答应得太爽快，尤其是跟陈致远这种臭名远扬的家伙。于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他又说了一番对方听不懂的专业术语，比如哪张有油墨呀！什么地方因为保存的不好，长了霉斑呀，哪张票的角齿不全呀！把没有的事

说的跟真的一样，唬得陈致远眨着眼睛直愣，最终让了一步，以二百六十块钱成交。

谈好之后，赵启明先把邮票拿走了，他当时口袋里不是没有钱，只是不想让名声在外的陈致远知道，这年头心黑手狠的人多了去了，先把东西拿到手倒是真的。

赵启明先货后款的理由是：东西还是先交给我，你不大懂行，万一把邮票的品相弄坏了，价钱又要打折扣；平时上学不带这么多钱，而且都是一个学校的，你陈致远也不用怕我会跑了……

陈致远想想也是，凭自己在学校的名气，还没有人敢拿自己开涮，于是就答应了他。

第二天，二百六十块钱就依约交付了，陈致远看着手里的钱很是开心，而赵启明却一脸痛苦的表情，像是吃了天大的亏似的。

赵启明挑了套最好的，把徐悲鸿的《奔马》留了下来，没等到周末就专门去了趟邮市，把剩下的七套作价二百六十块倒给了其他邮票贩子。其实别的几套也都不错，但以赚钱为主要目标的赵启明不想占用自己少得可怜的资金，只好忍痛割爱。即使这样，也等于是自己不花钱白得了一套价值二百块钱的《奔马》。他很贪心，但有一点一直做得很好，那就是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贪，该贪多少……

沉浸在欣喜之中的赵启明脑子里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虽然主意有点损，但不失为一条很好的生财之道。他把计划考虑清楚，没过两天，就去高三（5）班找到了陈致远，在扔给他一百块钱之后，跟他挑明自己的想法。

“这一百块是那天你卖给我的邮票赚来的，还你，大家交个朋友！”赵启明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似笑非笑，一直盯着陈致远的眼睛，从对方见到钱的目光中，他知道，接下来他要说的事情，对面这家伙一定会很感兴趣。

陈致远有点迷糊了，头脑相对简单的他没想到这个赵启明会这么干，挣到手的钱还会还给自己。直到多年之后，他想起这事仍然感慨万千，毕竟那时的赵启明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孩子，竟然对于合作产生的利益如此敏感，毫不在乎眼前的得失，这始终都是他打心眼里佩服赵启明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“你小子打什么主意？”陈致远当然也不傻，谁也不会闲得没事干把挣到手的钱又还给自己，肯定还有别的事。

“我有件事打算跟你一起干，想不想听听？”赵启明骨子里对陈致远也有些害怕，毕竟对方乃是全校闻名的坏鸟，但他全面考虑过这件事，认为自己有把握把这个人乖乖地牵到自己的贼船上來。

“哦？你说……”陈致远很想搞清楚这个家伙的脑子在想些什么。

“这里人太多，咱们到操场上聊聊。”赵启明的表情非常诚恳。陈致远愣了一下，这话他听了耳熟，凭着这几年的经验，一般是准备跟人开打才会这么说话，他可不相信眼前这个神秘兮兮的家伙。

“有什么话你说就是了。老子没空陪你兜圈子！”他狐疑地盯着赵启明。

赵启明转脸看了看旁边两个不怀好意的男生：“那咱们去走廊聊吧！我只是想跟你谈一件挣钱的事。”说着他走出了教室。

别人话说到这份儿上，陈致远也不肯在两个弟兄面前丢面子，跟在后面来到了走廊。那两个家伙也远远地看着这边的动静。

“说吧！”陈致远有点儿不耐烦了。

“你上次卖给我的邮票从哪儿搞来的？”赵启明要是认真谈起事情来是不会理会对方是什么人的，这是他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习惯，说不上是好还是坏。

“关你什么事？老子自己的不行吗！”陈致远大声嚷了一句，虽然他心里有点发虚，但他还没把面前这家伙当回事，说着他眼睛里便露出了凶光。

“肯定不是你的！”赵启明断然说道，“不过我只是有个生意想跟你商量，你用不着防着我。”他始终没有回避陈致远的目光，不是因为他不怕，而是他一心只想挣着钱的事，没顾上害怕。

见陈致远没有答话，赵启明简单地说了他的想法：“给你邮票的人手里肯定不止这几套，我觉得你把那个人剩下的邮票都弄出来，我去帮你卖，可以搞到不少钱。”

陈致远跟赵启明比起来，打架比他强多了，但论做生意和玩手段的水平，比赵启明低了可不止一个档次，上中学的时候，他只知道钱是拿来花的，却没想过该怎么挣，更是连一点经商的意识都没有，这方面他基本上算是个白痴。

他听了这句话，愣了一会儿，赵启明还在继续说着他的想法：“你在学校里的名气不小，不过我觉得你没有很好地利用它。咱们学校有不少人玩邮票，据我所知有些人是从小学就开始集了，要是能把这些人的邮票搞到手，然后我去帮你卖了，保证能挣不少钱，而且不会让你吃亏。”

陈致远觉得自己对赵启明的想法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他一直想买一台四声道的录音机，可那玩艺就是国产货也要五百多块，这不是天赐良机嘛！两人搞好了事成之后的分配，很快一拍即合。

002

接下来的事情对于赵启明来说比较容易办，他所要做的，是想尽办法打听哪个班级的同学手里有值钱的邮票。然后和陈致远商量个主意，把东西搞到手，就算不是全部，也要敲出些值钱的东西来。

至于手段嘛，威胁恐吓、栽赃敲诈，最多动手把对方打一顿，弄到邮票是最终目的。原始资本的积累靠的是掠夺，这种事上个世纪干的人多了，眼下有陈致远这

个枪手冲在前面，赵启明要做的就是数钱。

刚才在学校门口扔给陈致远的那句话，就是提醒他明天要干的那个计划，赵启明什么都不担心，就是怕这家伙不懂得把握分寸，搞出什么麻烦来，对大家都没好处。

可今天中午发生的事情，让走在路上的赵启明暂时没心情去想挣钱的事。他的心里又打起了小鼓，胡雪怡这个小妮子真是够劲道，仔细品味着那种感觉，他有些迷糊了……

年轻人的感情是冲动而难以琢磨的，赵同学再聪明也不例外。

回到家里，父母还没下班，赵启明扔下书包躺在了床上，随便抽出本书拿在手里装样子，却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本《罗素文集》。作业他是没兴趣做的，自从经历了初三升高中那段让人终生难忘的痛苦生活之后，他就打心眼里厌恶上学，爷爷嘴里常念叨：“家里就你一个，千万要考上大学呀！要不然今后就别想过好日子，咱们家可是几代书香门第，丢不起这个脸……”

赵启明从来不认为这句话有什么值得欣赏和重视的地方，每次听到这样的话，换来的就是他脸上的冷笑和心中的不屑。

要是跟杀猪卖肉的说这些，他真敢拿刀砍你：俺的日子过得很丢脸吗？赵启明想象着一个彪形大汉手持杀猪刀气势汹汹的样子，嘴里笑出声来。

其实他并不讨厌读书，只是周围那些可以左右他生活的人，在学习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让他极为反感。在这些人面前，他不可能像一个屠夫一样跟他们翻脸，只能想想罢了。久而久之，叛逆的思想就使他离一个好孩子的标准越来越远，傻蛋才当好孩子！

不知这帮当家长的都是怎么想的，对于子女上大学的渴望在赵启明看来简直是一种病态的执著，要是看到成绩单上有哪门功课不及格，脸上的表情就像是被一百吨的大锤砸过一样扁平而痛苦。学校里的大多数老师也一样，对人的态度是根据学生的个人成绩发生变化的，同时见到一位好学生和差学生出现在面前，那张脸瞬间能从阳春三月变成数九寒冬，时间绝对不超过0.05秒。

赵启明现在的成绩在班上只是中下等，每逢自己遭受到这种待遇，他就觉得心里一阵恶心。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干的行当，不一定每个行当都需要人整天拿着本破书人模狗样地啃，就算是这么干了，也不代表将来就一定能够有所成就，那些不适合上学的人，拿枪顶着他也学不好。

赵启明静了静脑子，现在他对书的兴趣并不在课本上，而是这些课外读物。近两年他看过不少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书，从而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：一个人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，就不用担心自己将来没有出路，因为懂得思考问题的人，永远不会被社会所淘汰。

让他感到好笑的是，他到现在所领会的人生道理，没有一条是从那些教科书上学来的。

随手翻开《罗素文集》，他看到一句话：快乐的人生必须有一种能够忍受厌烦的能力……这句话说的真是对极了！要是不能忍受这种厌烦的心情，老子早就英年早逝了。

就这样，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晕乎乎地度过了这一晚，连吃饭都有点心不在焉，脑子里时而浮现出胡雪怡那副小样，时而是《罗素文集》里的话。

“启明，哪儿不舒服？”妈妈放下手里的碗筷，伸手试了试他的额头。看到儿子的神情有些恍惚，她还以为是生病了。

老爸还在车间里加班，没回来吃饭，他经常和赵启明碰不上面，就是见着了也没几句话好聊，这恰恰是赵启明这个当儿子的喜欢爸爸的原因之一。

“没什么，今天下午英语测验，有一道题我明明会的，但是交卷之后才想起来写错了……”赵启明脸色依然低沉，随口答了一句，然后转身回到自己房间，一向爱唠叨的妈妈听到这个解释没有再说话。

这里需要说明一下，其实下午他的英语试卷一半是自己写，一半是在班长高松的帮助下抄的，答错了的谎言只不过是随口编出来的而已。

撒谎到了这种境界，绝对是国家队的水平，仅仅是一道题答错了，就搞得心情低落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这孩子有进取心呀！这令做母亲的多么感动，又怎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今后一定会出人头地？既挡过了问题，又取得了信任，实在是高手中的高手！

刚开始，赵启明并不想这样欺骗父母长辈，但他实在不想成天被数落和唠叨，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烦恼，最后也只有采取这个办法。

赵启明轻轻地掀开床垫，从床头和床板的夹层里取出一个小邮册，再次打开最能勾引他的这个本子，看着这些小纸片，他脑子里什么烦恼都没了。

他感兴趣的不是这上面的花花草草和各种各样的人物造型，而是它们背后的市场价值，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币。

赵启明有两个邮册，一个是拿来卖的，里面没有什么值钱货，都是糊弄新手的玩意儿，他平时就是拿着这个本子去学校卖给其他同学的。而手里的这个小本子，才是他自己的存货，除了他自己，没别人见过。

比起自己的父辈来，赵启明对钱的重要性的理解完全超出了他这个年纪应有的认知程度。这要归功于平时所看的那些有关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书，他不知道是打哪儿听来的，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，而哲学是人类思想的结晶。

还是他很小的时候，就特别讨厌父母平时的节省，平时不舍得吃、穿、用，连买五分钱一斤的大白菜还要跟人还价四分五……虽然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全家人生活得更好，但赵启明绝不承认这么做对于一个月工资加起来还不到七百块钱

收入的家庭，能有多大的帮助。

一个月就算是多存了五十块钱，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也没什么意义，仍然还是处在原来的社会阶层，还是只能买得起五分钱一斤的大白菜。

他这几年始终相信一件事：钱，不是平时省出来的，是靠自己的头脑挣来的。

只有小市民才只懂得从日常生活里省钱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父母的表现很大程度上符合这类人没能耐挣大钱的特征。他立志不过这种令人痛不欲生、生不如死的日子，哪怕是一天也不干。

自从赵启明明白了钱的重要性，就一直在寻找挣钱的机会，选择倒腾邮票则是一个偶然。

1990年仲夏，也就是这学年的开学之前，赵启明在邮票交易所门口等一位同学，对方人还没来，他就顺便进去转了转，打听了一些邮票的价钱，他当时就对这些四方方的小纸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：原来这些东西是可以保值和升值的。

当时的他并没有金融投资这类的概念，只是发现了这个不用花很多时间就可以干的生意，这令他欣喜若狂，于是把自己手里十几年集攒下来的八百块压岁钱偷偷取了出来，开始了邮票的生意。

1990年是中国邮市走向高潮的开始，虽然当时的上海刚开设了股票交易所，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新鲜事物没有多少兴趣。人们心底里总觉得股票是一种风险很大的玩意儿，和国人传统的沉稳心态不符。与此相反，一部分已经富起来的人把能够保值的邮票作为一种投资和生财之道，疯狂地进行炒作，在之后的两三年里带动了整个邮市的火暴。

与成年人不同，赵启明可没时间像个商贩一样成天耗在洞山区邮市，那里离自己家有十公里之远。他只是利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的时间去那里转，开始他并不买，只是在一边看。

即使是周末，卖邮票的人也不是很多，他们手里拿着两三本的邮册，有谁想看就递给谁。后来赵启明才知道，这十来个人除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，其他人全都有正式工作，只是他们把本职工作当成了副业，而倒腾邮票反倒成了他们的主业。

想入行，当然要先搞清楚邮票的基本常识。赵启明在集邮交易所干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狠下心花十四块钱买了一本《1990年最新牌价》，上面用彩页印着每一套邮票的票样以及国家价、发行量、设计者等等相关介绍。

在记住这些相关资料的事情上，他下了很大功夫。但是市场价跟国家牌价是有很大差别的，一般来说，都要高出一倍以上，更好的甚至会高出十几、几十倍。于是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看遍了各位票爷们手里的每一个本子，别人买，他就在一边看着他们讨价还价，想跟人打听，却没人理他。

躺在床上的赵启明翻开了邮册的第一页，摆在最上面的一套《桂林山水》出现

在眼前，这套票让他想起自己在交易所第一次遭人白眼的事：

“……你看这品相①，”40多岁的李胖子咧着一张大嘴，下巴上的肥肉一颤一颤的，口沫横飞地强调着“品相”这两个字，用小夹子熟练地把几张邮票夹了起来：“你自己看看，绝对是极品，和刚从印刷厂里出来的一样！才一百八十块钱，你上哪儿找去？”他说的就是自己手中的这套《桂林山水》。

买家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看样子已经参加工作了，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这套票，目光中的渴望不言而喻。瞅了半天，他还是摇了摇头，依依不舍地走开了，估计是没这么多钱。李胖子冲着他的背影嘀咕了几句，一脸失望。

一直站在旁边的赵启明抓着这个空当问道：“叔叔，‘品相’是什么意思呀？”

李胖子生意没做成，原本就心情不好，一看是那个经常来邮市里瞎转悠的少年在问自己，皱起眉头推了他一把：“去去去，瞎掺和什么……”眼前这小家伙从来都不买东西，李胖子向来反感这种只问不买的人，尤其是穷学生。

被推到一边的赵启明对他的态度非常憎恶，他最讨厌那些不把自己当回事的成年人，仗着自己岁数大点儿，从来都无视少年人的存在。心中气恼的赵启明提高了自己的嗓门：“问问都不行？那套票我看看！”

“看看……你买得起吗？”李胖子的这句话不知是故意激他还是真的瞧不起他，总之赵启明是真的生气了。

赵启明没有说话，目光坚定地迎向李胖子，很有点男子汉的味道。

“李胖子，给人家看一下又不会掉了块肉，说不定这小朋友真有钱买呢？”站在不远处的许老头一脸和善地帮着赵启明说了句话，李胖子出于对这位邮市元老的尊重，把手里的邮册递给了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少年……

看着赵启明从口袋里掏出钱来，李胖子的脸上才恢复了人色，而这套《桂林山水》，成了赵启明有生以来买的第一套邮票。

没过多久，赵启明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个总结：年轻人就是年轻人，一个字，嫩！好在李胖子虽然态度不好，但为人还算厚道，这套邮票的品相和价钱都不错，自己才没吃亏，换了邮市里另外几个人，比如那个叫刘光伟的小青年，只怕就难说了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他通过自己的观察渐渐发现，邮市里的这帮人，非常排斥与生意无关的外行，想从他们嘴里掏出点什么，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自己也是入行之后才有所感悟：如果什么人都成了行家里手，那自己这帮票贩子还去挣谁的钱？

幸亏他运气不错，那位60多岁的许大爷不是个惟利是图的生意人，赵启明从他

① 品相，字画邮票等都用来称呼其保存的程度。全新的邮票，而且是没有掉齿、污渍、背胶无损等任何毛病的邮票，就叫做“全品相”，也称为“极品”，品相对于东西的价值影响很大，往往同样的一套邮票，因为品相的不同，价格相差就会很大。

那里弄清了自己所有的疑问，但和买家打交道的手段，以及后来玩的那些伎俩，却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。

慢慢的，他开始自己买票了。

半年后，赵启明成了行里年纪最小的一个“票爷”，而且还是让行内这些大人们最感吃惊的重要人物。

一页又一页地翻过自己手里的这本邮册，虽然总共只有五六页的东西，但包括小型张^①在内，每一套的市价都在一百五十块以上，这个小本本的市价已超过五千块。

这就是赵启明近半年来的收获，他抱着小邮册躲在被窝里，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，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。

003
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当赵启明从床上坐起来的一瞬间，脑子里就想到了胡雪怡那股子泼辣。

赵启明个头高挑，体形偏瘦，目光中总有一种桀骜不驯的味道，再加上略带着点儿玩世不恭的神情，和他不熟的同性看见这眼神就想把他拖出去扁一顿，可在女孩子面前，这种与生俱来的目光和气质，具有强大的杀伤力，十个当中有八个抵挡不住。更何况他做事细心，待人温柔体贴，所以在女孩子面前一向深受欢迎。

他搓着双手走进教室，把书包扔在桌上，伸手拍了拍组长段润昌的肩膀：“数学和物理作业本借我研究研究。”早晨自习课之前是他抄作业的时间，要赶在课代表收作业本之前搞定，这个习惯是从初中时期养成的。

坐在他前面的段润昌递来自己的作业本，赵启明冲他笑了笑算是感谢，然后打开自己的作业本认真地抄了起来。这是他一天里惟一刻苦学习的二十分钟。

“你不打算考大学了？”段润昌看到他一贯如此的表现，不由得为他担起心来，在段润昌看来，这简直就是自暴自弃。

赵启明停下笔，抬头看了看他：“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呢？”

这句话反倒把段润昌给问住了，眨着眼睛琢磨了半天：“不上大学以后很难找到

① 小型张，一种比普通邮票大许多的方形或长方形印刷体。在每年发行的数套邮票中，总有几套邮票以在同一主题下以两种形式发行。比如《西厢记》这个主题，一套共分四张，称作小票，另外发行了一张约4寸照片大小的邮票，面值2元，称作小型张。

此外，正常情况下小型张的发行量比较少，只有小票发行量的十分之一，从收藏价值上来说要比小票更具有升值性。比如以梅兰芳为主题的邮票，目前小票的市价在几千元，但小型张《贵妃醉酒》的价格就在三万元以上了。

好工作呀！就算是找到了，也只能是当工人，会让人看不起的。”

在具有独立意识的赵启明眼里，这么回答问题的人基本上是属于无药可救的那一类，他点点头，不置可否地接着抄作业。段润昌是老师的好学生，脑子已经被洗得差不多了，跟他讨论这些太无聊。

熬过了让人痛苦的半小时，终于等来了下课的铃声。

赵启明走到胡雪怡的课桌旁边，冲她点了点头：“胡雪怡！我找你有事，出来聊聊。”

胡雪怡刚收拾好课本文具，正准备去外面透透气，眼角一扫看见是赵启明在跟自己说话，反而打消了出去的念头：“什么事就在这儿说。”

赵启明也不客气，抬腿坐到了她身边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昨天的事，我觉得你应该跟我道个歉。”

“凭什么？你自找的！……谁让你坐这儿的？走开！”胡雪怡的脸色沉了下来。

“骨头都差点砸断了，说个对不起总不过分吧？”赵启明这句话倒不是瞎掰，胳膊青了一块，到现在还疼着呢。

“活该！”胡雪怡头也不回地扔下一句话，站起来走出教室，把赵启明晾在一边。

他很想追出去，却发现有的同学在意这边，只好悻悻然放弃了这个念头。虽然吃了瘪，但这家伙心里却并不生气，对胡雪怡反倒有了种说不出的感觉：这小妮子还真有性格，有点儿意思。

赵启明的性格当中，叛逆心很重，越是不容易干的事情，他越想干出点儿名堂，在对待女孩子的问题上也难免如此。他的心计是同龄人当中极为少有的成熟，智商虽然不算高，但用当下时髦的一句话来说，他的情商很高。但凡适合做生意的人，一般天生就具有这种潜质，对于别人的心理活动非常敏感，而且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别人的心态，避免让自己落入尴尬的境地。

整堂英语课他根本不知道老师都说了些什么，这时候下课铃响了，“起立！”身后的班长高松喊道。老师前脚刚走出教室，赵启明就蹿了出去，他要去找陈致远，下午的事他不放心。

来到三楼高三（5）班门口，陈致远和几个家伙正趴在围栏上闲聊，赵启明远远站着没有过去，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和陈致远有很近的关系。

那家伙眉飞色舞得正起劲，扫眼看见赵启明像根竹竿一样杵在墙边，知道他是来找自己的，跟旁边的几个狐朋狗友打了个招呼：“我去趟厕所尿尿，哥儿几个先聊着！”

“你不是刚从厕所回来吗？又去？”一个不开眼的哥儿们问。

“我喜欢，你他妈管得着吗！”陈致远边说边撑直了身体，一摇一晃地走开了。

陈致远就属于那种撒不好谎的人，以他的水平给赵启明擦屁股只怕都不够，不

过这也是赵启明一直拿他当兄弟的原因之一。普天之下，因为共同的利益在一起合作的精明人比比皆是，但极少有两个精明的人能够相互信赖，成为真正的朋友，这会让他们双方都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。

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一楼的拐角，“什么事？说吧！”陈致远很不喜欢对方这种见面的方式，跟做贼似的。可这是赵启明和自己打交道的惟一要求，为了那台四声道的录音机，他也只好勉为其难。

“我就是想提醒你，下午堵到刑志彬，可别真打，吓唬吓唬他就得了，主要还是把东西弄到手。别搞得像上次那样，把人家家长都招到学校来，真把事情搞大了，咱们的麻烦也就大了。”赵启明叮嘱了几句。

陈致远做事他始终不放心，追根究底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，这家伙总是学不会用脑子去想问题。上次就是因为受害者不服气，被陈致远打得鼻青脸肿，差点还动了刀子。人家父母找到学校里来，要求陈致远的班主任处理这个坏学生。

幸亏赵启明事先调查过那同学的家境，没什么背景，再加上不良少年欺负同学在当时学校里是常有的事，陈致远的班主任没把这事向学校教导处上报，只是把这家伙臭骂了一顿，事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。

不过赵启明可是吓得可不轻，万一陈致远把自己这个同谋说出来，那他可就完了。好在陈致远看的武侠片比较多，有股子江湖义气，什么也没说，一个人全顶了下来。发生了这件事之后，赵启明对于下手的对象考察得更加仔细了，而陈致远在他心目中的印象也有所改观，这家伙还是值得相处的。

“就这事？你还真够啰嗦的，放心吧，就是人家老爸找到我，我也不会把你卖了！”陈致远斜了他一眼，觉得自己的人品遭到了不公正对待。

“我不是别的意思，咱们是求财，多余的事别做就对了。”赵启明敏锐的感觉立刻从对方的态度中体会到了他的想法。

“行！只要他答应给邮票，我就不动手。”陈致远满脸不在乎，他才没心思管这么多呢。

004

中午放学后，胡雪怡没在教室，赵启明到操场转了一圈也没见着她人，只好去电影院门口溜达了一圈。他对陈致远还是觉得不放心。

被赵启明相中的那个刑志彬，是高三（2）班的一位学生，老爸是一家大企业的中层领导，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平时比较溺爱，集邮只是他小时候无数个爱好之一。虽然他早已经不感兴趣了，但是做老爸的还是帮他订了每年的邮票，不仅如此，还

特意从邮局买了一些库存品，反正也不用这小子劳神，近十年下来，听说手里存了不少好货。

在一毛钱就能吃顿早餐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集邮还是件比较奢侈的事，好邮票比较容易买，随便去邮局就能买到一些前几年的库存品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期邮市即将火爆之前。

这样的对象好办又不好办，因为这类家伙一般胆子有限，而且有点钱也不在乎破财消灾，但不好办的是万一事情闹得过大，麻烦肯定也特别大。敲诈这码子事，无非也就是找个莫须有的理由，最后靠的还是暴力。

最让赵启明高兴的是因为最近集邮在学校里渐渐流行起来了，那个刑志彬当天居然正好带了本邮集来学校想在同学里显摆，真是命里注定，陈致远随便蹴着嘴露出几颗獠牙，东西也就算是直接到手了。这样一来，比原本想象的又干净利落了许多。

赵启明远远地看着，刑志彬被陈致远带着几个弟兄围在角落。这小子娇生惯养，从来没被人打过。当陈致远一个耳光下去，又抽出一把短刀之后，赵启明就知道事情比预想的还要顺利。只是该死的陈致远仍然给对方脸上留下了五个指印，真他妈屡教不改！

放学时赵启明早早等在了学校操场边约好的角落了，过了一会儿才看到陈致远施施然走了过来。

“给……那小子比你猜的没用多了，比亲儿子还乖，看他那熊样今天的事也不敢跟别人提。”陈致远一脸不屑地耸耸肩，“哪有几个是够种的啊，听说他英语挺溜，做汉奸倒是个好材料……”

赵启明没接他的话头，只是挑挑眉毛算做回答，小心地接过了陈致远手中的邮集。这种事情他早就懒得去评论了，好学生的标准向来是“成绩”和“听话”。

刑志彬这家伙看来倒还真攒了不少好货，而且保管得也算不错。单看前十几页，前几年发行的邮票套着护邮袋，按发行的先后在邮册里排列得整整齐齐。虽然都是些顶多十几块的大路货，可这些加起来好歹也值个三四百块。

赵启明一边默不作声地翻着一边飞快地在心中默算，不急不慢再翻过几页，后面的发现让他心里着实兴奋了一把。

满怀期待地看着他脸上表情的陈致远，并没有发现赵启明手突然微微地抖了一下。赵启明强按住心头的狂喜，皱着眉头装做犹豫了片刻，才对陈致远说：“妈的，年份太近了，只有后面几套值点儿钱的，加上前面那些，全脱手的话能值个四五百吧。”

大喜过望的陈致远完全不知道赵启明只是报了个半价，单凭个人感觉他认为这些已经不少了，加上前几次分到手的钱还剩了些零头，买下心中挂念已久的录音机之余，甚至还够他带着兄弟们到小酒馆里好好潇洒几次的。

他高兴地点了点头，连声道：“那就交给你了，今天能卖得出去吗？要是不行哥

YOU DUO YUAN 200 DUO YUAN